

天下有正義而後有是非是非者根於正義公論之不容泯者也晚近士夫平日高談忠義其文章表襮則杜陵之許身稷契也屈子之芳菲戀君也乃一旦臨大節則委蛇俯仰巧說以自解于己所不能而他人能之雖內忤於中而必竭力以肆其擠排見有向義者必爲之說曰夫夫也殆有他故非徇義也甚則爲匪語誣讎之士夫之行如此烏在其爲士夫也予與忠愍同鄉貫初不相知甲子都門之變始相見於京師久乃知其平生於羅叔言參事參事之言曰公少負才氣有不可一世之概三十以後閱世日深乃益斂才就範其爲學也專壹而不旁驚其聞善也不護前以自恕其涉世也未嘗專己嫉能其守義也不以言語表襮而操養至切於時海內多尊公之學惟參事獨詳述其行參事交公久其言宜可信乃納交焉及今年五月公果以舍生徇義聞天下參事疇昔之言於是乎爲有徵矣公既完大節海內外人士羣相悼惜競爲文字以誌哀雖間有口褒揚而中不爾者然亦不得廢公論而著其私也昔太史公有言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忠愍死矣是非定矣彼口忠義而恕己

所不能而嫉人之能或且肆毀者不知其異日蓋棺時視忠慤
何如也丁卯八月朔鄉愚弟沈繼賢書

王忠愍公哀挽錄

文

王忠愍公殉節記

滿洲

金

梁 燾

公殉節前三日余訪之校舍公平居靜默是日憂憤異常時既以世變日亟事不可爲又念津園可慮切陳左右請遷移竟不爲代達憤激幾泣下余轉慰之談次忽及頤和園謂今日乾淨土唯此一灣水耳蓋死志已決于三日前矣殉節爲五月初三日公晨起赴校復雇車到頤和園步至排雲殿西魚藻軒前臨流獨立盡紙烟一枚園丁曾見之忽聞有落水聲爭往援起不過一二分鐘早氣絕矣時正巳正也軒前水深纔及腹公跳下後俯首就水始絕故頭足均沒水中而背衣猶未盡濡濕也初衆不知爲公及日午見園門一車獨留謂待乘客未出問其狀相符而家中人待公終日未歸問校中亦不知何往唯車夫有見雇車至園者其公子急往園則園警適來訪報奔入省視果公已日暮矣當尋訪時其前隣後窓卽對公之書室隣友實見

公伏案作書入則無人及聞公已死始悚然公之神靈不昧也
次日入殮校生集哭群奉尸出園爲易衣冠始于裏衣中得遺
囑函紙均透濕惟字跡完好卽影傳于世之遺墨也遺囑未注
初二日實殉節前一日聞其夕熟眠如故近日言動亦無他異
浩然不動視死如歸何其從容耶

公遺囑葬清華塋地今暫借剛秉寺重五日余往哭之撫棺一
慟後死徒悲至園憑弔風雨適來如助我哀者異日擬于魚藻
軒勒石曰王忠愍公殉節處以爲紀念公之自沈于魚藻軒也
亦似有所示意詩曰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憂王居之不安也逸詩曰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
如死之久矣憂世變之日亟也與三日前面談憂憤之意正合
賦騷見志懷沙自傷其覲然偷生厥志在餌者觀之能無媿死
耶

公懷必死之志見于遺囑明明白白不待言矣余與公訂交近
三十年又晤公于殉節前三日生死之交知之最深公癸亥夏
奉 召入都寓余處數月終日不出戶相對無一言而意氣相

感歷久彌親公于時事不輕置可否于人不輕加毀譽而衆感其誠見者無不歎敬至于學問文章更無間中外新舊翕然同稱然皆不料遽至于此也嗚呼丁卯五月泣記

王忠愍公事略

山陰 樊炳清 少泉

公諱國維字靜安號觀堂浙之海甯人父諱迺譽能書畫嘗游幕溧陽值洪楊之亂乃棄幕就賈君生而穎異家貧攻苦讀書究經史大義不專事帖括弱冠游庠尋肄業杭州之敷文書院兩應鄉舉不售光緒戊戌（廿四年）錢塘汪穰卿舍人康年創時

務報於上海邀上虞許默齋孝廉司書記君爲之代僅得薄資以養親時上虞羅叔言參事振玉設東文學社於上海延日本藤

田博士豐八

爲教授公來受學參事見其詠史詩大異之許爲大

器力拔之于庸衆之中厥後所至公靡不從庚子既卒業明年秋留學日本物理學校年餘病脚氣歸國乃從藤田博士習英文始讀西人哲學文學書參事於戊戌在滬上創設農學報既而又刊教育雜誌君嘗助之編譯並爲社論者數年至廿七年辛丑春參事爲湖北農務學堂監督君偕往任譯述講義及農

書廿八年壬寅參事至粵適通州師範學校聘君爲教授遂未偕往在通州授課之暇兼爲詩詞廿九年癸巳參事任蘇州師範學校監督君去通州赴姑蘇復爲教授教心理倫理諸學是時益研究哲學日必讀康德書二小時乃有靜安文集之作丙午復刊人間詞及詩集在吳三年參事辭監督君回里半載卅二年丙午學部奏調參事因薦公在學部總務司行走歷充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修迄宣統辛亥此數年專攻詞曲有清真先生遺事詞錄曲錄戲曲考原古劇脚色考宋元戲曲史諸書是年冬參事辭職避地日本君亦挈眷從之初參事勸君治國學君乃從受小學訓詁顧頻年治他學未遑專攻居東後乃屏除一切專意治經參事富藏書而以經學小學金石考據之書爲尤夥爰檢其切要者悉以贈君君由是盡棄以前所治歐西之學先讀三禮次及諸經以至金石考古之學與參事互相考核蓋君之畢生惟此時爲學最力進德亦最猛著述多且精駁駁乎與參事並駕矣壬癸二年間作詩有壬癸集居東五年先參事三年返國西人哈同氏延之編撰學術叢刊君考古撰著

多載其中嗣又爲倉聖明智學校教授此數年間兼爲南潯蔣氏編藏書目錄蔣氏爲刻觀堂集林參事回國寓津門公則居滬公與參事自戊戌以來揆隔最久者爲此數年至癸亥夏以升吉甫制軍薦派爲南書房行走尋參事亦入南齋蹤跡乃復合甲子後君奉命就清華學校講授之聘乃有蒙古史料之作丁卯五月公憂心君國於學校試畢初二日草封奏書遺囑深宵閱試卷既訖三日晨乃赴京西頤和園投昆明湖死公質樸少華不事交游故初不露頭角參事力爲振拔名乃大著遠播歐美且資之以成其學故論者敬君之品學尤重參事之能知人而有以裁成之也炳清往歲與公同學相交垂三十年知公深謹爲傳略以告當世

海甯王忠愍公傳

上虞羅振玉叔言

公諱國維字靜安亦字伯隅號觀堂亦曰永觀浙江海甯州人先世籍開封當北宋時其遠祖曰珪曰光祖曰稟三世均以武功顯而兩世死國難宋史有傳至高宗時子孫扈蹕南渡遂家海甯其後嗣隆替具於家牒此不備書曾祖公祖公並潛德不

耀考迺譽值洪楊之亂棄儒而賈公生而歧嶷讀書通敏異常
兒年未冠文名噪於鄉里尋入州學以不喜帖括之學故再應
鄉舉不中程乃益肆力於詩古文於時值中日戰役後和議告
成國威稍替海內士夫爭抵掌言天下事謀變法自強光緒丙
申錢唐汪穰卿舍人康年設時務報於上海以文章鼓吹天下
人心爲之振動異日亂階遂兆於此然在首事者初未知禍之
烈且至是也公時方冠思有以自試且爲菽水謀乃縶被至滬
江顧無所遇適同學某孝廉爲舍人司書記以事返鄉里遣公
爲之代明年予與吳縣蔣伯斧學部繡結學農社於上海移譯
東西各國農學書報以乏譯才明年戊戌夏遂立東文學社造
就之聘日本藤田博士豐八爲教授公來受學時予尙未知公偶
於其同舍生扇頭讀公詠史絕句乃知爲偉器遂拔之儔類之
中爲贍其家俾力學無內顧憂歲庚子既畢業予適主武昌農
學校延公任譯授是年秋資公東渡留學日本物理學校期年
以脚氣歸主予家病愈乃薦公於南通師範學校主講哲學心
理論理諸學甲辰秋予主江蘇師範學校公乃移講席於蘇州

凡三年丙午春予奉學部奏調明年薦公學行於蒙古榮文恪公慶命在學部總務司行走歷充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脩及

辛亥冬國變作予挂冠神武避地東渡公攜家相從寓日本京都是時予交公十四年矣初公治古文辭自以所學根抵未深讀江子屏國朝漢學師承記欲於此求修學塗徑予謂江氏說多偏駁國朝學術實導源於顧亭林處士厥後作者輩出而造詣最精者爲戴氏震程氏易暉錢氏大昕汪氏中段氏子越及高郵二

王因以諸家書贈之公雖加流覽然方治東西洋學術未遑專力於此課餘從藤田博士治歐文並研究西洋哲學文學美術尤喜韓圖叔本華尼采諸家之說發揮其旨趣爲靜安文集在吳刻所爲詩詞在都門攻治戲曲著書甚多並爲藝林所推重至是予乃勸公專研國學而先於小學訓詁植其基並與論學術得失謂尼山之學在信古今人則信今而疑古國朝學者疑古文尙書疑尙書孔注疑家語所疑固未嘗不當及大名崔氏著考信錄則多疑所不必疑矣至於晚近變本加厲至謂諸經皆出僞造至歐西哲學其立論多似周秦諸子若尼采諸家學

說賤仁義薄謙遜非節制欲泐新文化以代舊文化則流弊滋多方今世論益歧三千年之教澤不絕如綫非矯枉不能反經士生今日萬事無可爲欲拯此橫流舍反經信古末由也公年方壯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後期與子共勉之公聞而悚然自懟以前所學未醇乃取行篋靜安文集百餘冊悉摧燒之欲北面稱弟子予以東原之於茂堂者謝之其遷善徙義之勇如此公既居海東乃盡棄所學而寢饋于往歲予所贈諸家之書予復盡出大雲書庫藏書五十萬卷古器物銘識拓本數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餘品恣公搜討復與海內外學者移書論學國內則沈乙庵尙書柯蓼園學士歐洲則沙畹及伯希和博士海東則內藤湖南狩野子溫藤田劍峯諸博士及東西兩京大學諸教授每著一書必就予商體例衡得失如是者數年所造乃益深且醇公先予三年返國予割藏書十之一贈之送之神戶執公手曰以君進德之勇異日以亭林相期矣公既返國爲歐人某主持學報並徧觀烏程蔣氏藏書爲編書目並取平生造述擷其精粹爲觀堂集林二十卷三十五以前所作棄之

如土苴卽所爲詩詞亦刪薙不存一字蓋公居東後爲學之旨
與前此夔殊矣壬戌冬蒙古升素庵相國奏請選海內耆碩供
奉 南書房以益 聖學並以公薦得 旨俞允明年夏公入
都就職奉 旨賞食五品俸賜紫禁城騎馬 命檢 昭陽殿
書籍公以韋布驟爲近臣感 恩遇再上封事得 旨褒許甲
子秋予繼入 南齋奉 命與公檢定 內府所藏古彝器乃
十月值 宮門之變公援主辱臣死之義欲自沈神武門御河
者再皆不果及 車駕幸日使館明年春 幸天津公奉 命
就清華學校研究院掌教之聘以國學授諸生然公睠戀 行
朝今年夏世變益急公憂益切乃卒以五月三日自沈頤和園
之昆明湖以死家人於衣帶中得遺墨自明死志曰五十之年
祇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並屬予代呈封章初六日疏入
天子覽奏隕涕 詔曰南書房行走五品銜王國維學問博
通躬行廉謹由諸生經朕特加拔擢供職南齋因值播遷留京
講學尙不時來津召對依戀出於至誠遽覽遺章竟沉淵而逝
孤忠耿耿深惻朕懷著加恩予諡忠愍派貝子溥忻卽日前往

奠醢賞給陀羅經被並賞銀貳千圓治喪由留京辦事處發給以示朕憫惜貞臣之至意其哀榮爲二百餘年所未有海內外人士知與不知莫不悼惜公至是可謂不負所學矣予旣入都哭公並經紀其身後遺著盈尺由其門生分任編訂或以此責予予意此在公爲羽毛公之不朽固在彼不在此也公生於光緒丁丑十月二十九日卒於丁卯五月三日得年五十有一娶莫氏繼室潘氏子潛明高明貞明紀明慈明登明孫慶端潛明予子婿也先公一年卒其嗣子將遵遺命葬清華園卜吉尙未有期而海內外人士以予交公久知公深多就予訪公學行乃揮涕爲之傳俟異日史官採焉

論曰公平生與人交簡默不露圭角自待顧甚高方爲汪舍人司書記第日記門客及書翰往來而已故抑鬱不自聊及與予交爲謀甘旨俾成學無憂生之嗟在他人必感知矣公顧落落意若曰此惠我耳非知我也及陳善納誨以守先待後相勉一旦乃欲北面意殆曰此真知我矣其所以報之者乃在植節立行不負所學斯不負故人賢者之所爲固與世俗之感惠徇知

者異矣又公之一生予知公雖久而素庵相國知之尤深相國性嚴正少許可嘗主予家一見公遽相推許後遂加薦剡公感知遇執贄門下及相國聞公死耗泣然曰士夫不可不讀書然要在守經訓耳非詞章記誦之謂也嘗見世號博雅者每貴文賤行臨難巧辭以自免今靜安學博而守約執德不回此予所以重之也嗚呼相國知人哉

觀堂先生別傳

一名觀堂論禮記

費行簡

君名國維字靜庵海甯王氏觀堂其自號也幼而湛淨嗜學既冠從上虞羅叔蘊氏游博涉載籍好古敏求遂通羣學當歲己未予居上海同教授于英人哈同所立學廡日不見見則質證藝文劇談爲樂若是者幾五年始別去予少治禮與公羊春秋恒以請益于君君謂公羊推衍義例蓋一家之業故漢儒稱其墨守端則精旁通則支嘉道諸儒務通其說于羣經誠後賢之蔽不爲傳損益若厥微言大義劉宋以降闡發無遺更衍則支說旁出矣予服其言故所商榷多在乎禮論禮又多在乎祭撮記其大者得三事焉

曩攷祭天禮見于經記者曰圜丘曰郊圜丘祀昊天上帝爲祭
天帝正祭而祔以日月星辰其時用冬至日周禮大宗伯禮祀
上帝大司樂冬至日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與夫小戴祭法之泰
壇是也郊祀五帝爲祭天神時祭其時用正月上辛小宗伯兆
五帝于四郊大宗伯禮天地四方與夫祭法之坎壇是也後世
冬至祭天及祈穀大雩皆行于圜丘乃混其名曰郊天是其大
惑嘗援以質于君君曰世儒泥乎鄭王異同不復求證于經宜
多異說王混丘郊爲一又謂祭端在冬至固非鄭信緯書強立
天皇大帝感生帝之名亦不足爲訓四郊祭當爲四時迎氣之
祭唯南郊用正月上辛周制郊祀后稷以配天蓋在南郊郊特
牲云郊之祭大報本反始記云兆于南郊就陽位以稷爲周開
基始祖又有教民稼穡之事故于歲始祀于陽位左氏傳云郊
祀后稷以祈農事又云啟蟄而郊郊而後畊胥其證也禮運因
名山升乎天名山卽南郊所兆壇它言吉土則諸方之壇也誠
如子說圜丘爲正祭四郊爲時祭南郊又郊祭之特重者也予
更紬繹君說而知祀土方丘旣無配則祀天圜丘亦不當有配

唯園丘不敢奉人帝配故別立郊祭以人帝配饗南郊必奉始祖之有功德者宜禮尤隆且後人不明二月建卯春分後日始長故于前月迎之之義謬以冬至爲長至又牽于祭法禘在郊上之文忘禘乃廟祭而謂禘祖之所自出卽郊祭亦大惑也此一事也

予又攷社祭禮據祭法五社曰大社曰王社曰國社曰侯社曰置社郊特牲又有亡國社周禮有軍社其地則大社在藉田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達天地之氣是也王社在庫門右內小宗伯右社稷是也以天子例諸侯則國社當在其國之藉田侯社亦當在門內唯大夫不得特立社故必與民族百家以上共立之其地在州里周制二千五百家共立之社亦是也其制則王社侯社有房室郊特牲君南鄉于北墉下有墉斯有室大社國社則無房室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樹之田主曰設壇曰樹曰主無室可知蓋爲羣姓國人州里民族立者祭之人衆室莫能容故不置室亡國社立以示戒祭不常舉故有室郊特牲所謂不受天陽薄社北牖使陰明是也小宗伯若大師則

帥有司而主軍社是軍社特遷王社之主于軍中止則舍社主于壘上爾其時則王社侯社以中春甲日明堂位之春社大司馬中春蒐田獻禽祭社郊特牲日用甲是也大社國社置社則春秋祭之蓋春祈而秋報也亦以質于君君曰子說祭之地是矣而時則未爲得也禮以廟社對舉廟四時祭社亦當爲四時祭白虎通說大社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有報必有祈知王社亦不止一祭月令孟冬大割祠于公社是大社有冬祭州長職以歲時祭社歲時歲之四時也郊特牲田事國人畢作詩良耜序秋冬報社咸言冬祭或有援釋奠缺夏祀之義謂止三時祭亦昧乎廟有時享社不當獨遺也特四時祭爲常祭爾雅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于社而後出謂之宜大祝大會同亦有饯廟宜社反行舍奠之文此則有事之特祭也時祭曰祭有事之祭曰弭曰彌祀曰禱祠也古者國有大事與衆共舉嫌于無地始特立大社國社置社常日與衆共祭饗有事則召衆而布誓命天子封建諸侯則視所都之方取社土以茅封之師行則戮不用命者于社師旋則獻俘于社州社因祭時而屬民